

# 《芦花记》

## 主要角色

闵父：老生

闵母：旦

## 情节

春秋时，贤士闵损，幼年丧母，父续娶，继母连生二子。其继母偏爱亲生而疏闵损。一日，闵损随父赴宴，在席前露寒栗状。及归，父责其故意造作出丑人前，以鞭笞之。不意衣破芦花飞出。其父乃悟系继母偏心，以芦花为絮，自难御寒。以故怒遣继母，并欲出之。闵损苦苦哀告其父，以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”语劝阻乃罢。其时继母甚愧悔，遂改过善视闵损。

## 根据《京剧汇编》第十四集：邢威明藏本整理

闵父 (内西皮导板) 数九隆冬腊月天，  
(闵损执鞭御车、英哥、闵父同上。)

闵父 (西皮原板) 风雪交加透骨寒。  
父子们前村饮酒宴，  
闵损御车回家园。  
坐在车中抬头看，  
银龙世界似仙山。  
来在门首将车站，

(白) 啊！

(西皮原板) 见奴才抖战怒冲冠！

(白) 喂！你这奴才，暖衣饱食，适才在前村饮酒中间，你在大众之前，浑身战抖，作身上无衣之状，大伤为父的体面。如今回到家来，为何还这样的战抖？

闵损 (白) 哎呀，爹爹呀！孩儿身上衣服不能遮寒，故而如此。

闵父 (白) 哦！你的衣裳不能遮寒，儿来看！你兄弟衣裳与你都是一样的，他身穿绸缎，内絮张棉。他比你年小，他倒不冷，怎么单单你冷？

闵损 (白) 爹爹！孩儿自幼身体软弱，故而寒冷。

闵父 (白) 奴才一派胡言！英哥，看皮鞭伺候！

(西皮摇板) 奴才说话不中听，  
谁不知腊月是隆冬。  
手执皮鞭用力打！

(闵父打，闵损衣飞芦花。)

闵父 (白) 啊！

(西皮摇板) 打出芦花飞当空！

(白) 庭前拷打闵损，芦花飞出。哦，是了。想是他继母那个不贤之人，起下狠毒心肠，要将我这无娘的孩儿活活冻死！这样恶妇，岂能容她，不免将她休回娘家。  
英哥！

英哥 (白) 是。

闵父 (白) 请你外公、外婆来！

英哥 (白) 晓得了。

(英哥下。)

闵父 (叫头) 闵损！

闵损 (叫头) 爹爹！

闵父 (叫头) 我儿！

闵损 (白) 我父！

闵父 (白) 儿呀！

闵损 (白) 爹爹呀！

闵父 (二黄导板) 手拉姣儿心好惨！

(回龙)  
(二黄原板)

叫一声闵损儿件件桩桩、桩桩件件听为父细说根源：  
大不幸儿的母夭寿命短，  
为父我因姣儿填房续弦。  
实指望娶继母把儿怜念，  
想不到那泼妇为人不贤。  
我命她与孩儿把衣服来剪，  
又谁知儿的晚娘心太偏。  
亲生之子絮张棉，  
前房之子她絮芦花不絮张棉。  
适才间到前村去饮宴，  
偏遇着北风凛凛大雪纷飞，观只见我的儿战战抖抖，在席前叫为父实实不堪。  
盛饌不餐回家转，  
吾儿御车浑身战抖无衣一般。  
为父我见此情心火上，  
又用皮鞭打衣衫。  
打出芦花飞满天，  
才知道儿的继母心肠偏。  
一样儿子两样看，  
害的儿，无娘的儿太不堪！泪珠滚滚心似箭穿！  
我的儿呀！  
想当初是为父见识太浅，  
到如今后悔难，儿身冷，父心寒；儿心痛，父心酸；打在儿身，痛在父心，好不可怜！  
父子们只哭得肝肠寸断……

(外公、外婆、英哥同上。)

外公 (念) 忽听来请俺，  
外婆 (念) 来到他家园。

外公、  
外婆 (同白) 大姐夫！  
闵父 (白) 哎呀！  
(二黄原板) 又听得岳父母站立面前。

外公、  
外婆 (同白) 我二老有礼了！  
闵父 (白) 你有理，难道我无有理？

外公、  
外婆 (同白) 这是怎么讲话？  
闵父 (白) 里面讲话！

外公、  
外婆 (同白) 正要到里面坐坐。  
(外公、外婆同坐。)

外公、  
外婆 (同白) 请我二老前来，有何话讲？  
闵父 (白) 小婿有一事不明，要在二位大人台前领教！  
外公 (白) 如此，吾就赐教。  
外婆 (白) 说领教、领教，别说赐教。  
外公 (白) 不错，不错，请教。他姐夫有话请讲当面，何言领教？  
闵父 (白) 请问二老大人：数九寒天，小孩衣裳之中，当絮何物取暖？

外公、  
外婆 (同白) 当用张棉。  
闵父 (白) 哦，原来是用张棉。你来看！  
吾这英哥孩儿身穿绸缎，内絮张棉；我那大孩儿身穿绸缎，内絮芦花，你女儿她、她、她、她……为何如此的心偏哪？

外公、

外婆 (同白) 棉花里边飞上一星半点芦花，也是有的。  
 闵父 (白) 你来看，这是一星半点的么？  
 外公、  
 外婆 (同白) 这是我们姑娘的错了！  
 闵父 (白) 拿把刀来！  
 外公、  
 外婆 (同白) 要刀何用？  
 闵父 (白) 将我这无娘的孩儿杀了，也是你女儿错了！  
 外公、  
 外婆 (同白) 我女儿未曾杀人。  
 闵父 (白) 杀了就晚了！  
 外公、  
 外婆 (同白) 活着是你家人，死了是你家鬼，嫁出来的女，泼出门的水，我们管不着。走了！  
 闵父 (白) 英哥！  
 英哥 (白) 在。  
 闵父 (白) 前门上锁，后门上闩。看你二人哪里走！  
 英哥 (白) 前门上锁，后门上闩，连沟眼也堵上。你们谁也别打算出去！  
 闵父 (白) 英哥，文房四宝伺候！  
 英哥 (白) 晓得。  
 闵父 (西皮摇板) 未曾提笔心意乱，  
 一旦拆散了恶姻缘。  
 恨贱人作事太阴险，  
 苦害我无娘的孩儿理不端。  
 她虽然未犯那“七出”条款，  
 我与你伯劳飞燕分离在两边。  
 写完了休弃书放下了笔砚，  
 快带你女儿回你们家园。  
 (白) 二老请过来！  
 (外婆笑。)  
 外公 (白) 笑什么？  
 外婆 (白) 给咱们面票子，叫咱们吃面。  
 外公 (白) 这是休书。你养的女儿被人休了！  
 外婆 (白) 女儿快来吧！  
 (闵母上。)  
 闵母 (西皮散板) 忽听堂上唤一声，  
 怀抱姣儿出门庭。  
 爹娘到此来做甚？  
 外公 (白) 可气死我了！  
 闵母 (白) 呀！  
 (西皮散板)  
 (白) 这样光景闷煞人。  
 爹爹在上，女儿有礼！  
 (外公不理。)  
 闵母 (白) 母亲在上，女儿有礼！  
 外婆 (白) 你有理，为娘无有理！  
 闵母 (白) 你二人为了何事，如此烦恼？  
 外公 (白) 我也不知道。这有一张字纸，拿去看来！  
 闵母 (白) 原来是一张休书！  
 外婆 (白) 那是你的贞节牌！  
 闵母 (白) 可知为了何事？  
 外公 (白) 我也不知，你自己想来！  
 闵母 (白) 啊，员外！要休为妻，不知为了何事？  
 闵父 (白) 你自己作的事，反来问我！  
 闵母 (白) 怒气不息，为着何来？

闵父 (白) 就为你来!  
 闵母 (白) 为妾身何来?  
 闵父 (白) 我且问你: 二孩儿身穿绸缎, 内絮何物?  
 闵母 (白) 内絮张棉。  
 闵父 (白) 大孩儿身穿绸缎, 内絮何物?  
 闵母 (白) 内絮……这个……  
 闵父 (白) 哪个?  
 闵母 (白) 也是张棉。  
 闵父 (白) 你来看!  
 芦花! 芦花!  
 闵母 (白) 一星半点, 也是有的。  
 闵父 (白) 这是一星半点?  
 闵母 (白) 我只道芦花比张棉还暖, 谁知反成了歹意!  
 闵父 (白) 芦花既是发暖之物, 为何不絮在你养的孩儿身上?  
 闵母 (白) 絮在吾儿身上岂不寒冷?  
 闵父 (白) 难道絮在我那无娘的孩儿身上, 他就不冷么?  
 闵母 (白) 他冷, 与我什么相干?  
 闵父 (白) 二位大人可曾听见?  
 外公、  
 外婆 (同白) 没听见。  
 闵父 (白) 英哥, 将衣服脱下来!  
 闵母 (白) 且慢! 脱下衣服, 我儿岂不寒冷?  
 闵父 (白) 你的孩儿寒冷, 与我什么相干?  
 闵母 (白) 他冷我心疼。  
 闵父 (白) 难道说, 把芦花絮在我那无娘的孩儿身上, 他冷我就不心疼么?  
 闵母 (白) 你疼你的, 我疼我的。  
 闵父 (白) 二位大人, 可曾听见?  
 外公、  
 外婆 (同白) 我们耳朵聋。  
 闵父 (白) 似你这等狠毒妇人, 拿了休书, 下堂去罢!  
 闵母 (白) 呀!  
 (西皮摇板) 员外一言出了唇,  
 羞得我低头难见人。  
 怀抱姣儿出门庭——  
 闵父 (白) 且慢哪!  
 (西皮摇板) 留下闵氏后代根。  
 (白) 这是我闵家之后, 焉能叫你带去, 留下。快快与我走!  
 闵母 (白) 哎呀!  
 (西皮导板) 在怀中夺去了亲生子,  
 (西皮原板) 不由人一阵阵泪湿衣襟。  
 他闵损就是父母养,  
 难道说我的儿不是娘生。  
 我怀儿十个月——  
 (西皮二六板) 痛苦受尽,  
 又谁知到如今落了个离分。  
 为姣儿累得我精疲力尽,  
 为姣儿日夜哺乳费多少辛勤。  
 絮张棉絮芦花太不公正,  
 因此事将奴家休出门庭。  
 左思右想泪难忍!  
 闵父 (白) 哎呀! 再三留恋, 好无羞耻!  
 闵母 (白) 呀!  
 (西皮散板) 员外催促不绝声。

无奈何带休书娘家去奔，

(闵损跪。)

闵损 (白)  
(西皮散板)

娘呀！  
闵损上前拉衣襟。  
娘把休书交儿手，  
转回哀告老天伦。

(叫头)

(白) 爹爹呀！  
想我母亲，乃是女流，怜小不疼大。今日爹爹将儿母亲休了，抛下我这两个小兄弟，又是无人抚养，爹爹仍然续弦另娶，岂不是又一番劳心。正所谓：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母在尚如此，母去更可怜。

(念) 爹爹开恩，宽恕我母亲罢……

闵父 (白)  
(二黄摇板)

呀！  
听一言来心好惨，  
好一个贤孝孩儿闵子骞。  
儿将休书顶头上，  
端端正正跪堂前。

(叫头)

(白) 贤妻！啊，儿的慈母大贤人！  
想你虐待我那无娘的孩儿，身絮芦花，你实指望将他冻死。因此，我将你休弃。你来看！

(闵父指。)

闵父 (白)  
(二黄原板)

我这贤孝孩儿，跪在我面前，苦苦哀求。他言道：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看在我儿的份上，休弃之事，作为罢论。因此教他头顶休书，跪在你面前，望你发一点慈爱之心。从今以后，不要虐待我那无娘的孩儿，留他一条小命。漫说是卑人感激于你，就是他死去的亲娘，也感你大恩大德呀！

躬身施礼把话论，  
叫一声大慈大悲大仁大义的大贤人。

遭不幸我前妻早年丧命，  
都只为扶养孩儿才娶你来临。  
指望你将姣儿用心照应，  
谁想你丧天良下狠心虐待姣生。  
你的儿他能够披麻戴孝，  
我的姣生他也能顶丧驾灵。  
你的儿他能够光祖耀宗，  
我的儿他也能改换门庭。  
你的儿他是那父生母养，  
难道说我的儿不是娘生？  
自古道梅花树南枝暖来北枝冷，  
一样的孩儿你两样心。  
从今后为人母存心公正，  
时时刻刻感你恩。  
发天良改变了偏心任性，  
就是他去世的娘亲在阴曹地府也感你的大恩。

我那不聪敏的妻呀！  
你若是一味地阴毒凶狠，  
明有天地暗有鬼神。

千言万语说不尽，  
你来看！

闵母 (白)  
(二黄原板)

我的儿头顶休书端端正正跪在埃尘，口口声声叫娘亲，大贤人你可动心？

(白)  
(二黄摇板)

哦！  
员外言语是正论，  
自恨从前太偏心。  
忙将姣儿来扶起，  
从今拿你当亲生。

闵父 (白) 夫人哪!  
(二黄摇板) 你今说话难凭信,  
快对苍天把誓盟。

闵母 (白) 呀!  
(二黄摇板) 听一言来跪埃尘,  
过往神灵听分明:  
今后再起不良意,  
黄沙盖脸赴幽冥。

闵父 (白) 谢夫人!  
(二黄摇板) 一见我妻把誓盟,  
为丈夫才得放宽心。  
忙将姣儿交你手,  
休书扯个碎纷纷。

(白) 二位大人, 请来上席!

外公、  
外婆 (同白) 好难吃的酒哇!  
闵父 (白) 贤妻请来上席!  
闵母 (白) 你休了我吧!  
闵父 (笑) 哈哈……  
(白) 不要如此, 随我来呀!  
(笑) 哈哈……

(众人同下。)  
(完)